

工女馬德兰

工女馬得蘭



工 女 馬 得 蘭

著 波 爾 米 國 法

譯 煥 岳

1928

店 書 明 開

工女馬德兰

工女馬得蘭

法國米爾波著

岳煥譯

1928

開明書店

小叙

這本戲的題目原文是“Les Mauvais Bergers”，應譯作「壞牧人」三字，而我最初也就譯作這樣。後來友人蒂甘等說不妥，因為「壞牧人」原是作者米爾波（Octave Mirbeau）送給變相的社會黨人的綽號，而社會黨此刻在中國尚無形影，人家自然更難了解了。

——好，我們就另想一個別的！

良久，良久，不得。到底還是由蒂甘想出這個「工女馬得蘭」題名來。

本戲於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第一次開演於 La Renaissance 戲院，當時在羣衆裏即得到很大的響應，人皆呼爲傑作。因牠很可以代表現代歐洲各大城市裏普遍

的情況。一方面，工人們終日在刑具般的機器下作着工，還不得一飽；終日吸着窒息人的煤氣，飲着廠主所賣給的和毒藥不相差別的酒料，活不到二三十歲便到冥司裏去了。他一方面，廠主有產者，占據了由世人而來，爲世人公有的土地，生產器具，操持了全體窮人們生活的方法（以什麼權利？）擁着百萬，千萬的家資，享盡了荒淫無恥的生活，還要口口聲聲說：『窮人們……窮人們若沒了我們，將怎樣生活呀？……』『工人……工人便是我們開闢的活田……把犁耙入在他們五臟的深處，播下種子，好收財富！……噢！米爾波……米爾波……可愛的米爾波！你怎麼會這樣仿效強盜們的口吻？……你看我祇引證了你這幾句言辭，立刻使我的心也彈動起來，手也戰慄起來，不能往下再寫了……』

但是我又不能這樣終止……只好平靜了心繼續下去：

他寫讓羅路，一個宣傳革命的人，抱着爲人們求自由，幸福，解放的思想，跑遍了許多地方。但沒有人能懂得他，或有懂的，然又因被「習慣」所累，「卑怯之氣」所制，不敢仰首直視貧苦……因之，他受逮捕，下牢獄，挨餓受寒，一無成效，遂失去了一切的信仰，希望，勇

氣，呪咀人們，呪咀自己，變成了這樣的一個人！

後來，他來到女工馬得蘭家。相交不久，彼此很互相了解，又各吸到深刻的愛情：『噢！我是由你而復生的……馬得蘭……』——『噢！你說的是如何的美麗……一聽見，便好像到……五光六彩的宮殿裏……我的讓……』

當時，馬得蘭的母親，因整日整夜作活，疲勞太過，遂於四十四歲而死，而馬得蘭又給讓說牠的兩個兄弟也於很年青時被機器傷死。這裏便是全劇的導火點。讓心中充滿了恨氣和激怒，遂開始宣傳罷工成功。但維持不久，金錢食物俱盡，工潮遂中起波折。讓在羣衆裏失了信仰。大家誣譏他，控告他，說他吞沒了公款，又向他要麵包。他解釋，衆不聽；罵詈，遂激怒，欲置讓於死。馬得蘭突然出，以勇敢的言辭，果斷的姿勢，證明讓一切的忠誠，指出他們一切受騙的錯誤，後又以溫柔的言辭恢復彼此的感情，團體於是益形堅固，表決於異日燒毀工廠。

同時，廠主喇爾江，因工潮延長已久，不願再忍，遂招引軍隊，想以武力彈壓。他的兒子

羅伯是得到新思想的人，聽說他父親要叫軍隊，遂和他大相決裂。

一日，工人和軍隊戰，羅伯亦加入……工廠到底被燒，讓羅伯……等被鎗彈打死……

……馬得蘭受重傷；但當她蘇醒之後，忽然抱腹叫道：『你們都不要哭了，那裏……聽我說！……我的兒子沒有死……讓的兒子沒有死……』這裏暗示新思想，新運動目下雖然失敗，但種子却留下了。

而喇爾江看見他兒子的尸首，只是嗚咽着『我的兒子……我的兒子……』

這好像是一株被正義的狂風吹折了根，倒在沙灘上的老樹底哀鳴聲一般，何等悲慘……何等可憐！

一九二七年三月譯者敘於巴黎。

序

在這樣一本名著的前面放上一篇序，非但不必要，而且還是贅餘的。不過我既有了機會得先一般讀者而讀此書，牠又曾使我異常感動，那麼我把我的感想寫下來，也許可以作為讀者了解此書的一個幫助，何況我又曾答應過譯者岳煥君寫一點東西在他的譯稿的前面呢？

近年來譯成中國的西洋文學名著中最使我感動的，只有三部書：第一部是魯迅君所譯阿志跋綏夫的工人綏惠略夫；第二部是鄭振鐸君所譯路卜洵的灰色馬；第三部便是此書。前兩者是俄國的作品，又是小說，而且在意義上也是和這本工女馬得蘭不相同的。工人綏惠略夫呢，魯迅說是一本「憤激的書」；灰色馬呢，牠的英雄佐治是一個極端

的否定者，對於革命，對於一切，都沒有信仰，雖然他是一個恐怖黨人。工女馬得蘭却不是這樣。牠是一本充滿着希望的書。牠的「英雄」對於革命是有堅定的信仰的。不僅最後馬得蘭所說的「我的兒子沒有死，讓的兒子沒有死」這兩句話裏所暗示的希望是極其明顯的，便是其他的地方也都貫穿着希望，隨處可以增加讀者的勇氣。

譯本之所以改名爲「工女馬得蘭」，這意義也是很容易明白的。這本戲是以馬得蘭爲貫穿全書的一根線，以她開始，以她結局。她與讓羅路同爲全戲裏的兩個重要人物，而她的更重要更超過讓羅路，我們說她是全戲的唯一「英雄」也未始不可。

馬得蘭據讓批評她說，是「最有高尚心緒的婦人」，是「天地間所生精華之中的一个」，然而在從前，在罷工以前她「不過是一個多苦多病的窮女子」，「曾是那樣的安靜而多愁。」從一個多愁多病的女兒變爲一個信仰堅定的戰士，成了罷工羣衆的「小母親」，這樣的變化並不是什麼奇蹟。假若我們追躡馬得蘭心靈的變化，便很容易明白一方面是困苦的生活，被富人們虐待，侮辱，遺棄的生活燃起了她的怨恨，一方面是真誠

的愛情以「幻夢計畫奮鬥」相信託的愛情給予了她「如許多的勇氣，如許多的信仰。」這樣完成了她的變化，這是很自然的。

讓羅路以前的遭遇倒與綏惠略夫相似。他的同伴爲了信仰都跑到死裏去了，只剩下他一個。他在波那被絞死時才逃出來。到處受人嘲笑，到處被人告發。他的「苦痛之中，超過於飢餓日子的，超過於無被褥的夜裏的，却是感到人們的冷淡不關心，和給他們指示幸福之途的力量的白費。」這樣他便只停留在一個像烈火般「奔騰的激奮裏，」甚至失了信仰。但他與綏惠略夫不同的，是他後來得到了馬得蘭的愛情竟得到了嶄新的生命力和對於前途強烈的信仰，終於爲工人的利益把生命犧牲了。

羅伯與喇爾江關係的描寫，也是這本戲裏一個精彩的地方。他們父子間思想上的衝突到了極點，甚至「彼此相談，相看，不是像父親和兒子，却是像仇敵和仇敵。」然而在感情上他們仍是彼此相愛，仍是父子。喇爾江說：『要是我們彼此不相愛了罷，可憐的孩子，我們還會這樣難受麼？』這是一句何等沉痛的話呵！米爾波對於理智與感情交戰時

期的心理描寫，在藝術上的價值實在是不朽的了。

喇爾江也不是如一般人所想像的怎樣一個壞人，他也想做一點好事，然而因為他的偏見太深，周圍的人如麥哥來等又是異常之壞，他自己又沒有決斷心（這是他的最大弱點，雖然麥哥來等稱讚他是一個有決斷心的人，實際他毫無決斷心），所以終於造成了絕大的罪惡。他承認工人所要求的是生活，是很公道的事情，然而他竟拒絕了他們要求，反聽了麥哥來的話叫軍隊來，壓服工潮，結果殺死許多人而自己的工廠也被焚燬了，他的兒子因為參加罷工者一方面的運動，也被軍隊槍擊死了，自己幾乎發了狂。這便是無決斷心的結果。

此外如都盧得等資產階級的談話以及熱勒維娜之所謂慈善，處處足表示出來橫於富人與貧民間的鴻溝，和在富人眼底下的窮人的面影了。至於二十七年苦工所造成的路易笛耶，便是表示工人困苦的絕好證據。他在罷工失敗後同着鄰人到堆屍場去。他已失了腦筋，坐在櫓子上望着來來往往的家屬，竟說：『這是發工錢的日子。』這時幕下，

全劇由此告終。這樣的結局很有深長的意味，不曉得那些富人們看見了他們的「成績」，能否不驚心動魄！

就藝術方面講，這本戲也是成功的作品，全篇無異乎是一首很長的散文詩，句法短勁而有力，修辭也很美麗，還帶有極強的煽動力。第四幕裏讓與馬得蘭的演說，恰與沙士比亞的名劇凱撒裏布魯達司與安多利歐的兩篇演說一樣，是極能動人而又名貴，即與大演說家的演說相比也無愧的。

譯文是取的意譯法，譯者的態度，是對於原文的精神須忠實，在不得已的時候寧可犧牲原文的語句，對於原文的精神却是一點都不苟且的。所以原文的好處，在譯本裏也儘量的保留着。譯者的意譯法並不會破壞原文的好處，反而較一般笨拙的直譯。然而周氏弟兄的直譯却是成功的譯品。好得多。譬如第二幕第五場「賈與豆談話」

賈——「當人給了二十個銅子底幸福與一個工人……他立刻便要二十佛郎。」

豆——「要二十佛郎……要二百佛郎呢？」

這「二百佛郎」的「二」字是譯者加的，但改成了「一」字，神氣便減損多了。其餘像這樣的地方還不少，我也不能一一舉出了。

末了，我還有一句話要告訴讀者的：譯者岳煥君現在正動手翻譯米爾波的另一本劇本“*Les Affaires Sont L's Affaires*”，以後還預備翻譯米爾波的小說。至於米爾波的詳細評傳，譯者打算印在第二篇劇本裏。這樣有系統的介紹，在我以爲是值得稱許的。

一九二七年三月，李蒂甘序於巴黎。